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  
第四十二回 強迫分產貧士毀家 詐欺取財律師入獄

再說晰子、運同二人找尋律師。本來晰子相識的律師很多，只因平日一班人都曉得晰子是個公正紳董，所以人人敬重他，若知他暗中要謀奪一個貧士的產業，豈不將他這張假面具撕破，將來不免留下一個話柄，故晰子始終不敢請教相熟的律師，卻由運同另外舉薦了一個姓甄名喚文章的大律師，也是留學日本畢業回國的法學博士，很有些名望，委托他訟案的人極多。他們去的時候，恰有一個少婦在甄律師寫字間講話，見有人進來，那少婦頓時住口不言。甄律師對二人看了一眼，說聲請坐，又對那少婦道：「不妨事，你說你的便了。現在你的意思，還是聽他受三等有期徒刑的裁判呢，還待怎樣？」晰子看那少婦，雖然梳著條辮子，打扮得像十七八歲的女兒模樣，但估量她年紀，卻有三十以外，身段苗條，衣裳緊俏，顯見得是個尤物，不過看她臉上，即深鎖眉尖，雙痕界面，似有重憂的一般。她聽律師說完了話，呆呆想了一會，才道：「不知律師先生可有什麼法兒挽回？所說的三等有期徒刑，不是要監禁三年麼？教他年紀輕輕，那能吃得起三年苦呢？」

律師道：「原為著這個，我也很替你們擔憂。當日你托我替他辯護的時候，我原想極力替他開脫，無奈他自己當堂供認，從前曾騙過楊紳之女這幾件首飾，變錢化用，略誘與略取，二罪俱已成立，犯刑律五百五十五條和六百另六條之規定，應受三等有期徒刑，教我也無能為力。你若想挽回使他無罪，除非大總統下令特赦，別人恐沒有這般力量罷。現在只有一條路可走，不過須要花四五百塊錢，向裁判官一方面運動，將略誘改為和誘，就可把罪名減輕不少。那時監禁多則一年，少則六個月，就可出來了。」少婦驚道：「為何用了錢，仍舊要監禁呢？」律師道：「這個自然。所以一個人不犯法最好，犯了法既要化錢，還不免吃苦呢。」少婦歎道：「咳，他從前騙來的幾件首飾，一共值不到一二百塊洋錢，現在倒要蝕卻四五百塊錢去運動，仍舊還要吃官司，本來呢，他犯了這件事，我也可以不管，皆為他年紀還輕，只怕吃不起苦頭，但望有可以想法子的機會，必須替他想想法子。現在照你這般說起，還要四五百塊洋錢，教我那裡拿得出呢！謝謝你，可以減少些嗎？」

律師搖頭道：「少一個不行，而且事不宜遲，後天就要開庭審判，所以明天無論如何，一定要送進去的。若待裁判定當之後，任你錢，也恐沒處花咧。」少婦低頭不語，躊躇多時，才說：「照此說來，只好讓我回去想法，明兒再來給你回話了。」律師道：「很好。」少婦走後，律師把桌上攤的法律書，一一收拾，放在書櫥裡。然後戴上眼鏡，先問了晰子的名姓，又問運同。運同笑道：「我叫衛運同，前幾天還和大律師在張伯翁席上會過的呢。」律師也笑道：「哦，原來是衛先生，請你原諒，因為每天委托我代表的，常有四五十起，接頭的人，自早至晚，極少也有一二百名，所以往往容易忘記，還求先生切勿錯怪。」運同、晰子二人聽說，不期然而然的，彼此都看了一眼，口內不言，心中暗想：瞧不出上海城內，還有這樣一個紅律師，大約他交遊很廣，法律程度也高，怪不得他適才對那婦人說，能向審判官運動，可見他手勢非常之大，我們托了他一定無往不利。當下晰子便向律師道：「弟等久仰大律師盛名，適才又聞衛君談及大律師精通法律，熟悉案牘，因此特地奉訪。」甄律師不等他說完，也不答他的話，自己在懷中摸出一隻打黃金錶，先撥動彈簧，在耳邊聽了一會。聽罷之後，又按開表蓋，看了一看，疾忙按電鈴喚進一個小廝，問他會客間可有別客？小廝回言，有許多人等在那裡。律師道：「你請他們略坐一會，我這裡講完話，就有空了。」小廝答應下去，律師又對晰子道：「是是。不知有何見教？」

晰子見他這般忙，不敢多講浮文，便道：「因我有個朋友的親戚，被同堂兄弟吞沒遺產，我等代抱不平，意欲求大律師寫封信給他堂弟，令他將產業平分，若不依從，就拜煩大律師代表起訴便了。」甄律師聽到遺產二字，還道是樁好買賣，不禁笑逐顏開道：「很好之至。但不知汪晰翁可曉得他們遺產有多少？」晰子道：「為數並不甚多，只有價值數百元的一所房屋而已。」律師聽說，頗為失望，正色道：「數百元嗎？當事人可在上海？」晰子回說：「現在上海。」律師道：「如此請你明兒教他同到我這裡來，以便研究。還有價錢，也須先講明白了，免得後論，我這裡明日還須上堂，請你飯後兩點鐘來罷。」說畢，又按電鈴。晰子還待開言，運同暗將他衣角拖了一拖，晰子就不做聲。兩個人同出了事務所，運同道：「這律師架子太大，我們另找別人罷。」晰子道：「交易太小，自然他不肯遷就了。不過別的律師都沒他這般忙，想必本領也不及他，我們務必要請教他。他雖然不肯遷就我們，我們何妨遷就他些。明兒飯後，我和你同到令親處，帶那人同去會他便了。」

當日二人也不再等到咸時處探望梅巧，就分道揚鑣，各回家內。次日，晰子因須和梅巧接頭說話，飯前便邀同運同到咸時家內去，恰值咸時正和嚴氏鬧得天翻地覆，梅巧卻橫在他新搭的板鋪上吃糖炒栗子，栗子殼吐滿了一板鋪。因他睡露天大床慣了，睡在鋪上，仍當做睡在地上，懶於抬手吐殼。便是咸時夫婦的口角，也因他而起。咸時容梅巧住在內做晚飯，嚴氏本不贊成，但梅巧若能自己安分些，倒也罷了，無如手腳毛慣了的人，要他不偷東西，可真是件難事。梅巧見嚴氏在內做晚飯，咸時出去泡水，客堂中沒人的當兒，不覺技癢難熬，不知如何，被他把觀音菩薩面前供的一對銅蠟扦偷出去當了，買了許多吃食東西回來，塞在枕頭底下。當夜咸時夫婦都沒覺著，造化梅巧大嚼了一夜。第二天嚴氏起來，到菩薩面前上香時，才知失去了銅蠟扦，不覺叫喚起來。咸時聞聲出視，他夫婦倆明知此事必係梅巧所為，但事已至此，竟也奈何他不得。咸時教嚴氏別做聲，自己認晦氣罷。嚴氏不依，兩個人就此大鬧。

梅巧睡在板鋪上，吃了這樣，又吃那樣，只當沒有聽見。晰子、運同二人來了，咸時夫婦才各住口不爭。嚴氏不願意看見運同，躲入後房去了。晰子將梅巧喚起，盤問他的家世，原來梅巧名叫梅芝瑛，他堂弟名喚芝清。現在芝清所住的房屋，果係祖父遺傳，未曾分析。晰子十分歡喜，隨即教了芝瑛許多說話，令他承認與晰子、運同等都是朋友，少停見了律師，不可露出乞丐本相。大凡不上進的人，教他好樣，永遠學不會。教他壞樣，一學就會。此時晰子教芝瑛說謊，芝瑛一點頭理會。晰子又命運同充作律師，向芝瑛盤問口供，芝瑛對答如流，晰子好生得意，邀咸時、芝瑛二人同往附近酒館中吃中膳。咸時因店中有事，辭謝不往。晰子、運同帶著芝瑛到一家飯店舖中叫了許多大魚大肉，請他飽吃一頓，然後到同甄大律師事務所，恰值甄律師上堂未回，只得在會客室中等候。

晰子看這會客室，十分狹窄，只有四五人可坐。更奇的，昨天在律師口中聽的話，彷彿這會客室內，自早至晚不絕人的，今兒可巧連鬼影兒都沒一個。而且桌椅上塵堆埃積，好像許多沒有人坐過的一般。晰子暗想大約這律師會客室很多，分著等級，交易大些的人高等會客室。平常的人中等會客室。我們的生意太小，所以請我們入這末等會客室了。不一時律師回來，將晰子等喚進寫字間內，向芝瑛盤問多時，又把滿架法律書，翻來覆去，抄出幾條律遺產分析的條款，拼拼湊湊，起了一張信稿，交給晰子觀看。晰子見滿紙的第幾條第幾項，嚕嚕嚕蘇，文字不很通順，知是法律上作用，自己是門外漢，不敢扳駁，只得點頭稱是。律師道：「那麼我這裡定章，每封信十兩銀子，先付後發。」

晰子聞言，猛吃一驚，對運同看了一眼，意欲請他減少些。還未開言，律師又道：「如欲取消亦可，只須起稿費和問話費五元。若你們不願意預付經費，須待達到目的之後再付的，另有一種辦法。不過要英洋五十元，不能減少。如目的達不到，可以無須化錢。這三條辦法中請你們隨意揀一條便了。」晰子暗想：取消固然不可，若要預付十兩銀子，芝瑛萬萬拿不出來。教我拿出來，未免有些兒肉痛。好在他有第三條辦法，雖然價錢貴些，卻可由芝瑛分得的這筆錢裡頭扣除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自己不用破費分文，有何不美。主意既定，便說：「遵照大律師第三條辦法便了。」律師大喜道：「我信中約梅芝清後天十點鐘到此回話，最好你們同梅先生也來一趟，以便當面解決。」晰子、運同二人都不敢與梅芝清照面，彼此一商議，說還是讓芝瑛一個人來罷。律師道：「梅先生獨來亦可。這封信我少停一準發出便了。」

晰子等不便久坐，連稱費神出來，仍把芝瑛送到咸時家安插，害得咸時夫婦，日夜不寧。雖然著意提防，怎奈一個賊留在家

中，房門又被他除去做了板鋪，前後沒了關欄，偶不小心，又被他偷去一隻銅杓。咸時反悔無及。隔了兩天運同早起到咸時家喚出芝瑛，伴送到甄律師事務所門口，運同命芝瑛一個人進去，自己卻在對門一家小茶館中泡茶等候。芝瑛一個人走到甄律師寫字間內，芝清已和律師辯論多時，他說昔者文王發政施仁，必先於鯀寡孤獨四者，我家貧親老，室如懸磬，茅屋一椽，僅蔽風雨，所值幾何。彼芝瑛者，吾伯之劣兒，梅氏之敗子也。放逐已久，曩年曾屢向我母子索錢，因其貪得無厭，故而擯之門外。彼小人之心，固如水銀瀉地，無孔不入者，先生何必為虎作倀，創為瓜分之議，忍令小人得志，而使無辜之氓，流連於道路乎！」

律師聽了這篇說話，覺得比六法大全更為難解，一時竟回答不出，只說這是法律上規定，遺產為當事人應得之權利，不能受他種侵害的行為。少停梅先生來時，你不妨和他當面磋商辦法。如仍不能解決，我惟有依法起訴，聽諸法庭裁判而已。芝清猶欲申說，律師正色道：「我這裡辦公時間甚促，梅先生如欲以言語責難，須承認每點鐘五元之代價，否則請勿多言。」

芝清聽得滿肚子氣漲、憤憤不作一語。恰巧芝瑛來了，真所謂仇人相見，分外眼明。芝清霍地站起，手指著芝瑛道：「你好，你好，你打算和我分家嗎？你不想想當年你娘在的時候，你偷出去賣掉的字畫書籍衣服什物，價值何止這一間房子之數，因你自己作孽作得太多了，所以你娘才將你送到改過局去，你娘也為你氣死，殯葬之費，也是我典質了衣裳才得辦妥當的。你如今不懺悔懺悔自己的罪孽，反打算和我分家，難道這一間房子，你可以拆半間去麼？」

芝瑛聽了，覺得這些說話，果然講得一些不錯，祖傳產業，被自己敗去的著實不少，不過此時究極無聊，還能講什麼良心，便冷笑一聲道：「我也不和你提什麼舊事，你現在日子過得很舒服，可曉得我在外邊討……」說到這裡，猛然想起嘶子叮囑他，在律師面前不可露出討飯這句話，疾忙改口道：「可曉得我景況苦得了不得，虧得眾朋友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請這位大律師幫我出場，房產務必平分，雖然房子不值錢，還有地皮也值到四五百塊錢，我多不要，少不要，只要二百塊錢，你拿了出來，萬事全休，立還你憑據，以後永不找你說話。若不拿出來，就和你公堂相見。豈有長房長孫，輪不到分祖父遺產之理。」

芝清聽說，氣得渾身索索亂抖，一時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把平日一副文縷縷詩云子日的工架，丟到九霄雲外，一伸手便將芝瑛一個嘴巴，打得昏天黑地，喝道：「放其大犬之臭屁！」說罷，又是一個嘴巴。講到芝瑛的氣力，本比芝清大出幾倍，但他久當乞丐，兼作偷兒，常被巡捕等人毆打，已成一種挨打不還手的習慣，此時被芝清打了兩個嘴巴，並不還手，只高叫大律師救命。甄律師看得不平起來，格開芝清道：「現在你犯了鬥毆行為，屬於刑事範圍。況你毆辱兄長，律應加等治罪，有本律師為證，梅芝瑛先生休得著慌，包在本律師身上。不但可以達到目的，而且還能治他一個應得之罪。」

芝清聽他講出法律，不覺著起慌來，心想昔公治長非其罪，還不免身在縲紲之中，何況芝瑛雖然如丹朱不肖，然而究係我的兄長，我親手打了他，罪有應得，至於他向我分產，於理並無不合，就使告到公堂，也不免要平均分配。況他有律師上堂，已多占一分面子。我又沒錢延請律師，就和他打一個平面官司，也吃虧不少。況我又有毆辱兄長的行為，一吃跌如何得了？心中想著，不勝耽憂。律師早已看出他的神色，從旁說：「芝瑛先生要求的條件，並不太苛。芝清先生若能答應，我還可勸芝瑛先生顧念兄弟之情，將毆辱一事免議，不知芝清先生意下如何？」

芝清聽了，覺得答應又不好，不答應又不好。答應了，那裡來這二百塊錢。不答應，又恐甄律師認真起訴。想了一想道：「請大律師寬限一兩天，我自己不能作主，須回去和老母商議再行奉報。」律師准如所請。芝清回到家中，將自己和律師接頭一切情形，對老母說了。老母好不氣惱，痛罵律師喪良心，欺我們窮人，讓我死到他家去，不怕他不買棺材我睡。芝清勸她息怒，又將利害講給她聽說：「朱子家訓有言：居家戒爭訟，訟則終凶。因分產打官司，往往有兩造都弄得貧無立錐，做官的卻可大獲其利的。我們這一點兒房產，雖不在官場眼內，不過他有律師上堂，我們若不請律師，官司准輸。若請律師，只恐連頭搭腦，還不夠律師上堂的使費。倒不如爽爽快快，給他二百塊錢為妙。」老母聽說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你輕易說二百塊錢，這二百塊錢從那裡出產呢？」

芝清一聞此言，也就頓口無言。他老母歎息道：「都是這房子害人，早幾年我若將他賣了，把錢給你娶了媳婦，料他此時也不能教你把老婆賣了分錢給他的。」芝清聽到這裡，忽然想起一件事來說：「那天隔壁汪先生曾說起要買我家的房子，不如將房子賣給了他，極少也可值五百塊錢。給了芝瑛二百塊，我們自己還有三百塊錢可多，雖然自己不免借房子居住，但只消花一兩塊錢房租的地方，已可住得下我娘兒兩個。三百塊足夠支持十五年，到那時或者兒子得意了，何患不能自起第宅呢。」

老母聞言，也無他話，只說當時你我已回絕了他，如何再向他開口。芝清道：「那也沒法，事到其間，還顧什麼面子，讓我自己過去和他商議便了。」說著便走到嘶子家中。這時候嘶子正一個人獨坐書房中盤算，不知律師這封信有無效力？梅芝瑛兄弟接頭之下，能否和平解決？如若梅芝清不肯答應，免不得興起訟案，那時芝瑛一定拿不出律師費，要我花錢給他們打官司，可就有些兒犯不著了。但看今兒能定局的最好，如其不能定局，只可自己認晦氣，白貼幾趟腳步，減去了這條妄念。橫豎芝瑛食宿之費，有運同的新戚承當，我自己並未費掉分文。事情若不成功，料他也不能開口向我算賬呢。心中正想著，忽見一個人影在他窗外探頭張望。嘶子當是衛運同來了，便道：「運同，大事如何？」窗外那人答應道：「是我。汪先生你現在有空嗎？如若貴忙，少停再來奉候。」

嘶子聽聲音有異，始知不是運同。舉目一看，見就是隔壁的梅芝清，不覺呆了一呆，暗想他到此則甚？莫非知道芝瑛是我串出來的，找我過不去嗎？哈哈，你是個寒酸，我乃堂堂會長，你若和我碰釘子，真的是以卵投石，自不量力了。當下冷冷的答道：「原理是梅先生，請進來罷，我正要和你說話。」芝清聞言，暗吃一驚，心想他找我說什麼話？隨即應聲走進書房裡面道：「不知汪先生有何話說？嘶子暗道不好，自己講話太不小心了，他還未將來意講明，我也用不著和他說甚別話。隨笑答道：「並無他事，我要問問梅先生，學堂中有無餘額，意欲舉薦幾個小學生，拜投門下而已。」

芝清聽嘶子肯薦學生給他，不覺心花怒放道：「這個再好也沒有，敝館不比現今一班新法學堂，限定什麼學額，昔者程門立雪，馬帳承風，我夫子設館於杏壇之上，門弟多至三千餘人，可知古聖賢志在傳經，以多多為益善，所以敝館亦不限定學額，請汪先生極力舉薦，無論男女長幼，兼收並蓄，小弟自當盡心教授，刻苦加功，以答盛意於萬一也。」嘶子笑道：「如何甚好，待好商明前途，再來覆命便了。不知梅先生大駕到此，有何見教？」

芝清覺得賣屋這句話艱於啟齒，只得長歎一聲，先把那不肖堂兄請律師逼他分產，硬要他二百塊錢，自己無力應付等情，一一對嘶子說了。末後講起日前曾聞汪先生談及要購買我家房屋，當時並非故意留難不允，實緣祖宗基業，做子孫的在尚可保存之際，理該保存。現在事出無奈，惟有將房屋變賣，以免訟累。請汪先生給我一個適當價錢，我等無不從命，嘶子聽說，喜出望外，暗說有趣，不道這件事弄得如此湊巧。現在他既親自投到我這裡來，我卻不能一口就答應他，必須先和他多方留難，然後好用大刀闊斧，殺他一個暢快。想罷故意把眉頭皺了一皺道：「啊喲，可惜你來得太遲了。若早三天工夫就就好咧。」

芝清驚問為何？嘶子道：「我因你那天不肯將住屋出賣，故托了一個朋友，在別處另買得一塊地皮，前日才交割清楚。現在我正想把這裡的屋子也賣脫了，又何須更買你家的呢。」芝清本是忠厚人，聞言信以為真，一時呆呆不語。嘶子也不接他的話，倒了一杯茶，又裝了一筒旱煙，說：「梅先生請用茶用煙。」芝清接來放在茶几上，仍呆呆出神。嘶子坐在旁邊一語不發，肚子裡幾乎笑將出來，強自忍住，偷眼看芝清呆想多時，始說：「不知汪先生這裡的房屋，曾否得有受主？」嘶子道：「尚未。我想待那邊新屋造成遷入之後，再將此處脫售。」芝清驚道：「那邊前日才得成交，待造屋安妥，豈不要等幾個月嗎？」嘶子道：「果然。」芝清聽說，又呆住了。嘶子道：「梅先生何不待日後我這裡賣屋時連帶脫手，很為容易，暫時何須急急。」芝清道：「汪先生有所不知，那邊一二日內，就要錢的。常言遠水救不著近火，奈何奈何！」嘶子嘖嘖道：「那就難了。不知梅先生賣產意欲賣多少錢呢？」

芝清道：「我也不曉得現在時值地價，不過當年先祖買這塊地的時候，據說曾花去五百塊錢，造屋之費在外，到如今房屋都已

毀壞，不能值錢，我也只得收回地價五百元罷了。」晰子微笑點頭道：「五六十年前，這裡的地價，果然值到此數。但今非昔比，有幾處坐落熱鬧些的地方，價錢已比從前漲起四五倍。有些從前熱鬧現今冷落之處，價錢只恐還不及從前呢。便是這裡，雖不冷淡，也非熱鬧，若要和五六十年前賣一般地價，如何能夠。試想這塊地給你住了五六十年……」下文本有豈無損失四字，晰子說到口頭，忽又止住，心想地皮不比衣服，無新舊可分，這句話太不近人情，講出來別給書呆子挑了眼去，忙即改換話頭道：「你家住已多年，你雖沒親眼目睹，大約你家令堂太太，已曾經歷過來，不妨問問她，從前和現在熱鬧相去幾何？就可明白。但話雖如此，若使有人要你的地皮，莫說五百，就是六百，也肯拿出來。前天我對你們提起這件事的時候，你若討我五百塊錢的話，我也買了，可惜現今我已買得別處，這裡的地方，可有可無，如若價錢便宜些，譬如只要三百塊錢，我就發一發狠，買了下來，大不了多化幾千銀子，兩處都造住宅。倘你要五百塊錢，我就犯不著多花這筆錢咧。」

芝清想了一想道：「三百塊未免太少罷。汪先生日前既肯化五百塊錢買我的，此番仍求你只當幫我五百塊錢的忙，買了罷。」晰子搖頭道：「五百塊太貴，現在我已不成心買他。適才聽你說有急用，所以我才肯出價三百元呢。」芝清此時也顧不得君子固窮，保全書生本色，再三懇求晰子，念多年鄰居分上，幫他這點兒小忙，以後當結草銜環，永永不忘大德。晰子執意不允，芝清求懇多時，才答應了四百塊錢。芝清回家對老母說知，老母歎息道：「由他簷下過，怎敢不低頭。世間富人，那一個不把窮人當作魚肉般看等，無怪富的人愈富，窮的人愈窮了。他們在場面上，何嘗不裝作樂善好施，博得外間一個大善士的頭銜。誰知他暗中卻用大刀殺窮人呢！可怪老天爺也和世上一班沒眼珠的人一般，把他們當作好人，不給他們一點兒報應，只苦了我們無告的窮人，有冤沒處伸罷了。」

芝清催她拿出方單地契，重到晰子家中，意欲馬上取這四百塊錢。晰子笑道：「買賣地產，不比買賣別物，一定要掙出中保地甲見議人等，填寫杜賣絕契，方單過戶諸事，也不是頃刻所能了的。你若等這二百塊錢應用，不妨把單契存在我這裡，先拿二百元去，立一張收條，寫明盡半月內再找二百元，讓屋交割便了。」芝清依言，捧著二百元回家，母子兩人，短吁長歎了一夜。次日，芝清將二百塊錢送到甄律師事務所，那邊晰子早已通知運同，令他帶著芝瑛前去收錢，當面寫了一張產業分清永絕糾葛的憑據，由律師簽字為證，給芝清藏好。這二百塊錢也由律師手中過付，律師除扣下五十元講定的例費之外，又扣了十塊錢證人簽字費，十五塊手續費，五塊錢送信車力，共是八十塊錢，芝瑛只到手一百二十元，他已心滿意足，向律師叩謝出來。運同仍在對面小茶館中相候，見面之下，問他二百塊錢曾否拿到？芝瑛回言給律師扣去八十，只拿到一百二十塊。運同笑道：「這也好了，你待怎樣？請請我們呢？」

他本是一句戲言，不意芝瑛窮人大肚皮，竟摸出二十塊錢，送給運同。運同見他認真拿出錢來，究竟財帛動人心，他見了這二十塊雪白的洋錢，渾忘自己是何等身份，這筆錢該拿不該拿，竟做了個卻之不捨，受之無愧。芝瑛懷著這一百塊錢，也不再回咸時家去，自去大吃大用，不多幾時，仍弄得腰無半文，重與乞丐為伍，彷彿做了一場黃粱大夢一般。只苦了芝清母子，平空被他一攪，賤價賣去房屋，母子兩個借了一戶人家的灶披居住，仍在客堂中設館授徒，每月加上房錢，免得更比從前困苦了許多。單有晰子所謀既遂，心滿意足，對運同說：「這件事幸虧甄律師一封信之功，雖然他已得了芝瑛八十元謝儀，然而我在他面上，究竟分文未花，未免於心不安。況且這種有本領的律師，我們理該和他聯絡聯絡，將來大有用處，不如買幾色禮物送他，以為聯絡的初步。」

運同十分贊成，晰子便買了火腿、板鴨、茶食、水果四色禮物，和運同兩個親自送到甄律師事務所。不意到得那裡，竟如古詩所謂人面不知何處去，連那塊甄文章大律師的金字招牌，也不知所往。晰子疑心他搬了場，向鄰舍盤問，據說甄律師幾天以前被上海縣差人捉進衙門裡去，聽說現在已下在監裡了。晰子十分詫異，細細打聽，始和甄律師在接他們生意之前，曾經辦一樁奸騙案件，他代表被告辯護。原告姓楊，是本城紳董，有一個女兒，數年前曾在一處新法女學堂裡讀書，那時恰值男女平權，不分階級，自由學說，到處風靡之際，他女兒與幾個文明女伴，實行自由主義，不意誤了方針，錯了目的，結識了一個貌似文明的少年，暗中卻被他放出野蠻手段。然而當時女界中雖識得這文明野蠻四個字，到底如何謂之文明，怎樣叫做野蠻，此種滋味，誰也不能辨別。那楊女士心中以為這就是自由真詮，便是那少年也和她愛情極篤，要求她文明結婚，向她要去幾隻金戒指，以便定制結婚式戒子。

楊女士深信不疑，誰知那少年取得戒指後，一去竟如黃鶴，楊女始知受騙，回家告訴父母。楊紳大為震怒，四路托人查訪，務獲這少年重辦，以泄心頭之憤。事隔數年未得蹤跡，這天也是那少年惡貫滿盈，恰與楊女在老北門城門口相遇，被她當場扭住，交巡警解局，移送到縣。楊紳提出控訴，那少年有個姘婦，得此消息，大為著慌，急急挽人向楊紳懇請，自甘將他女兒被騙各物如數賠償。楊紳那裡肯依，少年的姘婦，知道說情無望，只得延聘律師代為辯護，這律師便是甄文章，就是那少年和他姘婦，也是列位的素識。少年名喚卞義和，他姘婦自然是王熙鳳了。甄律師雖替義和出庭辯護多次，無奈證據確實，義和親口供認奸騙不諱，任你百般辯護，也是徒然。熙鳳還竭力設法替他開脫罪名，甄律師和他講價之初，本言明二百塊錢，包管義和無罪，倘治了罪，一個錢不要。如今他見事有不妙，一想出庭多次，分文未得，豈不蝕本。又見熙鳳癡心妄想，口口聲聲托他幫忙，甄律師暗想，不如趁此機會，敲她一下竹槓，隨即憑空捏造出一個罪名，哄騙熙鳳說，堂上要治義和三等有期徒刑，監禁若干年，如欲減輕，必須拿出五百塊錢來運動問官，就可早幾年出獄。他心中以為奸騙罪決不致辦三等有期徒刑，將來判了四等或是五等，自己這五百塊錢，豈非賺得不穿不漏。

當下熙鳳信以為真，回家將倪伯和處■來的衣服首飾，典質抵押，拼拼湊湊，湊足了五百塊錢，送給律師，坐待好音。不幸義和此案，因係奸騙紳士之女，堂上大為震怒，決定從嚴懲辦，判決下來，竟應了甄律師的預言，正是三等有期徒刑。熙鳳便打甄律師說話，律師回言，堂上本欲判處一等有期徒刑的，因受了這五百塊錢，始減為三等。又叮囑她外間不可胡言亂語，若被問官知道，難免又要加罪。熙鳳不甚相信，另找一個律師打聽。可巧冤家遇著對頭。近年以來，律師一業，大為暢旺，只消六個月法政畢業，便可搨出律師招牌，代人辯護。無如打官司的人太少，律師太多，有許多大律師，都閒著沒飯吃。所以同行嫉妒的了不得。那律師聽了熙鳳的說話，便道：「那一定被他哄了錢去，我可以代你控訴。」

熙鳳也覺心有不甘，便托這律師起訴。檢察官因這件事有礙他們法官的名譽，故也認真辦理，當將甄律師逮捕，預審屬實，詐欺取財之罪，無可遁飾，牽入別案並辦，處三年零六個月的監禁，才於前日判決，尚未送監執行。聽說甄律師猶不甘服，還須赴蘇上訴呢。晰子等聽了頗為惋惜。運同道：「近日一班律師，十個中倒有七八個向當事人敲竹槓的。偏偏甄文章倒運，可謂有幸有不幸，然而你卻可以省卻四色禮物了。」晰子笑道：「我買來本預備送人的，今既不能送甄律師，就送了你罷。」運同搖頭道：「我也不要你送什麼禮，你我交情，也不在區區禮物上。」晰子笑道：「這麼我就帶回去了。」運同暗道：「啊，我本是假客氣，你未免太老實了。然而也不能讓你安然拿回。」便道：「還有一個人比律師更為出力，你莫忘了他。」晰子猛悟道：「果然還有令親，他著實幫我些忙，不如將禮物送給他去。」運同道：「這才是正理呢。」送禮一事，我替你效勞便了。」